

本报记者吴晓颖、谢佼

近日，西南交通大学本科生陈玉钰保研成绩造假被曝光。校方迅速进行严肃处理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布了涉事人员处理结果。

父亲是大学老师，女儿是同校学生，篡改成绩的则是“师叔”。这一利用熟人圈关系，暗箱操作、近亲得利的现象，践踏了教育公平，引人深思。

### 将补考分数计入保研成绩

如无意外，再过3个月，陈玉钰就能如愿被保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研究生。

早在去年11月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示的2020年拟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名单中，西南交通大学茅以升学院2016级信息班的陈玉钰入选。然而，临入学前，她的推免生招录资格被取消。

今年6月初，这位女生被同学联名举报。她在大学期间所修21门工科基础必修课程中，有多门课缓考补考。学校规定补考和缓考成绩在保研计算中只能算60分，而陈玉钰却是例外，以补考分数计入了保研成绩。学生们质疑这是公然造假，践踏规则。而后的官方调查结论，证实了这一点。

陈玉钰的一位同班同学告诉记者，去年学院推免免试攻读研究生时，就发现她的成绩有问题。但同学们当时有顾虑，一来她是教职工子弟，二来大家忙着研究生备考，决定将“反击”延后。今年6月份，在办好离校手续后，茅以升学院的同学们决定“发声”。

陈玉钰是教职工子弟的说法，之后得到校方证实。父亲陈帆是硕导，母亲和红杰是博导，两人都是西南交通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教师。

6月11日，西南交通大学成立专项工作组展开调查。6月12日晚，西南交通大学发布通告称，2016级学生陈玉钰在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成绩方面存在弄虚作假行为，决定取消陈玉钰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。

### 四门课程成绩计算错误？

一名普通大学生，想要在保研推免中修改成绩，岂非异想天开？真实成绩一查便知，如此瞒天过海，是如何避开审查的呢？

在调查一周后的深夜，西南交通大学再发通报披露：该校时任教务处教务科科长尹帮旭，私下接受同事陈帆委托，为其女在缓考和课程替代中违规操作，致使四门课程成绩计算错误。

在违规操作下，陈玉钰既参加了《工科数学分析 MI》《工科数学分析 MII》《概率论与随机过程》三门课程的期末考试正考，又参加了这三门课程的缓考。在推免成绩计算中，这三门课以高分的缓考成绩替代了正考分数。

此外，陈玉钰在2016学年秋季学期选修《线性代数 M》，课程成绩为62分。因分数过低，她于2018学年秋季学期又选修了《线性代数 B》，成绩为82分。尹帮旭再次违规对上述两门课程进行课程替代。

通过这些操作，陈玉钰研究生推免主干课平均成绩由82.457分提高至85.029分，主干课成绩排名由班级第8名提高至第5名，从而达到其推免至更好学校的目的。

西南交通大学研究决定，尹帮旭违反工作纪律，滥用职权违规操作，免去其现任副处级领导职务，立即调离管理工作部门，给予其留党察看

# 还有疑团待揭开

## 西南交大教师子弟保研成绩造假追踪

两年的党纪处分，由管理岗6级降为9级的降级处分。陈帆违反廉洁从业纪律，师德失范，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，记过的政纪处分，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。陈玉钰被取消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，并给予记过处分。

### 如此“近亲”怎么能公平公正

官方通报中，陈帆曾是尹帮旭大学本科阶段的专业课老师，两人还师从同一博导。

记者搜索中国知网上收录的8篇尹帮旭的文章中，有6篇与陈玉钰父母联合署名。或许正是这种校园“近亲”关系，让陈玉钰在求学路上顺风顺水。2016年，陈玉钰通过自主招生方式，进入西南交通大学师资力量雄厚的“王牌”学院——茅以升学院。

受访西南交通大学学生告诉记者，信息班共有23名同学，陈玉钰成绩并不突出，但大一就参加了“照顾”允许大三、大四学生或成绩优异学生参加的国家级项目。

还有同学反映，大二时，她就以第一作者身份，发表了一篇被SCI收录的论文。在这篇SCI论文中，其父母均有署名。

校方公布处理结果后，部分公众认为一碗水没有端平，起不到震慑作用。根据《西南交通大学本科生考试违纪处理办法》，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及考试严重作弊者，分别给予留校察看、开除学籍的处分。

“违规补考、推免改分，这种监守自盗、徇



▲图为西南交通大学校园一角。来源：西南交通大学官网

## 高校必须摆脱“近亲繁殖”的生态

近日，西南交通大学本科生保研成绩造假一事引发强烈关注。校方迅速展开调查，结论令人瞠目结舌，竟然是该校时任教务处教务科科长私下接受同事委托，为其女在缓考和课程替代中弄虚作假，提高研究生推免课程成绩。

仅仅应熟人请托，一个教务科长就能让规矩、流程、监督层层失效，让纪律变成纸糊的栅栏，闭眼的老虎。

分析事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，则是高校生态的“近亲繁殖”。

有调查发现，一些高校内部关系错综复杂。校领导和学术专家数十年深耕一地，人权事权财权独揽，形成以师门、学派为纽带的“圈子”。高校生态高度闭环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；监督结构上“儿子监督老子”，既无动力，也无压力。

正是因为“人情大于天”，大家低头不见抬头

私舞弊的暗箱操作行为，难道不是作弊？”茅以升学院一位学生质问：陈玉钰仅被“记过处分”“取消推免资格”，对考试作弊被开除的同学来说，是否公平？

校方通报中提到，对陈玉钰的处分依据《西南交通大学关于推荐2020届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》和《西南交通大学学生纪律处分规定》。

记者查到，《西南交通大学学生纪律处分规

定》第十八条规定：在评奖、评优、资助、竞赛、就业等工作中弄虚作假的，视其情节轻重，给予警告以上处分。

随着事件细节不断公开，新增疑点也引发热议。记者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天眼查、西南交通大学招标投标公示中查询到，“陈帆”“尹帮旭”的名字曾出现在同一家公司的股东名单上。南京优榜图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名字是“和红

杰”，股东为“陈帆”，这家公司成功获得西南交通大学的两个招标投标项目中，其中一个项目的评委名单中有“尹帮旭”。

西南交通大学相关人员向记者表示，学校会根据舆论反映的问题展开进一步调查，目前对陈玉钰父母是否开办公司并不清楚。记者多次拨打和红杰的电话，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。

本报记者谢佼、吴晓颖

编辑黄海波

600余名公安干警凌晨围捕，兰州破获新中国成立以来当地规模最大的一起制毒案件

# 陆丰“毒村”漏网之鱼流窜西北，“绝命毒师”终覆灭

本报记者姜伟超、胡伟杰、马莎

偏远僻静的乡村农场成为规模庞大的制毒原料加工厂；“毒师”假扮养殖场工人，闭门不出专心制毒；警方出动六百余名警力四地联动同时抓捕；东南沿海“制毒村”团伙漏网成员，逃窜内陆搅动沉渣泛起……在兰州警方2019年破获的一起地下制毒物品加工厂案件中，在电影中才能看到的情节真实上演。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兰州市破获的规模最大的一起制毒案件。

该案件将于近期开庭审理，等待“绝命毒师”们的，将是法律的判决。

2019年以来，甘肃公安机关破获毒品案件1900余起，抓获犯罪嫌疑人2500余名。公安干警用他们的无畏告诉大家，远离毒品，才能珍爱社会。

### 一车目的地不明的麻黄草

兰州市郊区某处农场，钢架大棚内贮存着数十吨制毒原料麻黄草。大棚外则是平平无奇的菜地和养殖场，鸡、羊等动物粪便堆积在地上，掩盖了正在制作的麻黄碱的气味。高墙内，不为人知的制毒工作正在进行中。而这一切，尽被墙外蹲点守候的民警所掌控。

2019年6月，兰州警方接到公安部信息，有一车目的地不明的麻黄草近期将运抵甘肃。“麻黄草”可作药用，但它的另一用途才是其成为警方“敏感词”的原因：制作冰毒的重要原料。因此，麻黄草的种植、运输、售卖都受到国家的严格审批和监管。接获消息，兰州市公安局缉毒支队民警立刻警觉起来。

6月14日，民警接报，运输麻黄草的货车已从内蒙古出发。兰州市公安局缉毒支队副队长长嘉立民，立即带领队上两名民警，连夜赶往甘肃与内蒙古交界守候。凌晨时分，运输麻黄草的车辆徐徐驶入甘肃境内。

民警没有立即拦截询问车辆，而是一路跟随，直到大车开到兰州市红古区花庄镇一个隐蔽的农场门口。几名工人鱼贯而出，手脚麻利地开箱卸货。民警则隐蔽在远处悄悄观察。

嘉立民回忆，这个农场极为偏僻，四面都是高墙，门口有一个未挂牌子的大铁门。农场的东面与村庄接壤，其余三面均是树林和农田。满满一

车麻黄草没有运输到制药厂，反而运到这个前不着村、后不着店的隐蔽场所。

凭着丰富的打击毒品经验，民警断定农场内很有可能隐藏着一个制毒窝点。

过了几个小时，麻黄草才卸完。工人们拿出扫帚把门口落下的残渣打扫干净，关上大门进到院内。嘉立民和民警立刻赶到门口，仔细地在地上搜寻，才发现了一小节麻黄草干枝。

为了看清院内情况，民警刘会登上了一根距离农场100米左右的信号传输塔。信号塔很窄很小，刘会小心翼翼地爬到顶端。这里不能站也不能坐，只能半蹲着拿望远镜观察。

“我在塔上看到院子工人们正把麻黄草运进一个钢架大棚，还能听见机器轰鸣的声音。他们应该正在切割麻黄草。”场地的规模不小，工人们在大棚间忙碌着，丝毫没有注意远处塔上的刘会。

刘会从塔上下来已是晚上，由于长时间保持半蹲姿势，双腿已经麻木。因为有重大发现，他回忆时仍有隐隐的兴奋。

### “毒村”漏网之鱼流窜西北

2013年“雷霆扫毒”中，蔡振豪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，后来长期销声匿迹，这次又与兰州这个疑似制毒窝点发生联系。

民警更加确定农场内正在制毒。鉴于蔡振豪制毒经验丰富，民警行事谨慎，以免“打草惊蛇”。

这起案件引起公安部、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，相关领导多次批示。民警分为两组对大院实行24小时不间断盯守，还在信号塔上架设了监



▲警方查扣的制毒原料麻黄碱等物品。警方供图

控摄像头，对涉毒农场进行了大量的侦查取证和摸排。

民警还曾数次化装，潜入农场周边进行侦查。“我曾装扮成电缆维修工人，因为农场高墙上安装了7个摄像头，在外围盯守只能蹲藏在远处的田地里。”嘉立民说。

经过数天的搜索比对，民警对制毒窝点内的人员构成、具体情况有了初步掌握：这是一个由蔡振豪和四川籍男子刘占全共同出资成立的制毒窝点，蔡振豪负责销售、贩运，刘占全负责工厂加工生产。

多日等待后，民警又截获一条消息：蔡振豪制作的第一批麻黄碱准备“出货”。为了不让制毒物品流到社会上，民警准备立即收网。

6月25日凌晨，600余名公安干警悄悄地将对制毒工厂包围，随着总指挥一声令下，干警立即扑向工厂。刘占全、蔡振豪以及所有工人都还在睡梦之中，就被悉数逮捕。同时，广东、内蒙古、甘肃古浪县等地民警同时行动，将提供麻黄草货源

工厂安保不透气。

2018年开始，蔡振豪就与刘占全奔赴宁夏、内蒙古多地“考察场地”，最后确定在兰州市红古区花庄镇这个偏僻农场内实施制毒。因为该农场远离村庄，四面都有高墙，且进入农场内部需经过两道铁门，外人根本无法得知内部情况。

抓捕前，民警走访发现，周边群众竟没有一人知晓农场内部情况。“制毒团伙对这个农场的环境非常满意。”嘉立民说。

不仅“安保”工作做得好，生产方式也“瞒天过海”。

收网后，缉毒民警在农场内进行了详尽搜查，发现蔡振豪等人用来制毒的大棚只有两座，其余大棚内照常养殖一些鸡、羊等家禽牲畜，还种上了蔬菜，从外面看与普通农场无异。

“鸡、羊的粪便可以遮盖住麻黄草、麻黄碱的气味，不容易被外人发现。”办案民警介绍，两座制毒的大棚紧挨着，中间用一根水管连接，第一个棚里加工的溶液，直接通过水管输送到第二个棚里再加工。废料也不排到农场外，而是挖了一个大坑用来处理，生产过程分工有序。

民警介绍，这个制毒工厂的“绝命毒师”们，都来自昔日的“制毒村”。由于“老巢”被剿灭，蔡振豪积极网罗这些“衣食无着”的“毒师”们，为他们发挥“余热”积极奔走。

警方抓获的两名制毒嫌疑人交代，他们所制作的麻黄碱，离冰毒成品只有一步之遥。近年来，国家加大对毒品和制毒物品的打击力度，使得市面上麻黄碱的价格攀升，他们才会铤而走险逃匿到西北来制毒。

兰州市公安局缉毒支队副队长长路济龙介绍，这起案件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兰州市破获的规模最大的制毒物品案，从立案到破案仅11天，并且实现了全链条打击。由于警方在凌晨行动，且未被察觉，因此固定了大量一手证据，所有参与制毒的工人均被移交起诉。在以前破获的制毒案件中，工人们由于主观犯罪的证据很难固定，因此难以被起诉。

据悉，该案件将于近期在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。

编辑黄海波